

双休日,大齐和李晓果去动物园游玩。他们来到棕熊山。棕熊山只有一座光秃秃的假山。一头棕熊躺在暗影里,恹恹欲睡。

“棕熊,起来,与我们一起玩游戏!”两人大声喊着。

两人喊了半天,棕熊才抬起头,冷漠地打量着游人。随后,头又低了下去。

“棕熊病了?”大齐担心地说道。
“棕熊没有病。”李晓果出语惊人,“它孤独,才显得不高兴的。”

“孤独?”
“是啊,棕熊的家乡是从林。它在丛林里自由自在,生活得很快乐。棕熊离开了家乡,没有了伙伴,它当然很孤独了。”李晓果认真地说,“你再看看这里,天气这么炎热,没有丛林里凉爽,说不定它想起了丛林,想起了伙伴呢……”

大齐呆呆地看着棕熊,他仿佛看到棕熊向他投来了求助的目光。

“我们可以帮一帮棕熊,让它忘掉孤独。”大齐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棕熊不喜欢孤独。”

“怎么帮?”李晓果惊讶地看着大齐。
“怎么……帮呢?”大齐眼前一亮,“我有办法了。”

从这天起,大齐开始实施他的计划。
他每天早早离开家门,一边走,一边注意沿途的垃圾箱。只要看到垃圾箱,他就走过去,看见里面有饮料瓶等废品,就装在蛇皮袋里。来到学校,蛇皮袋子已经鼓了起来。他没有把袋子带进校园,而是藏在学校附近的一堆水泥管里。那里是一个天然的保险箱,没有谁会发现。

大齐来得早,校园里静悄悄的。他又跑到垃圾箱旁,看见里面有废品,高兴坏了。早晨收获很大,蛇皮袋装得满满的。大齐把废品藏在花坛下面。花坛下面有一块空地,不会有人注意那里的。

课间,大齐也不闲着,常常去垃圾箱附近转转,看到那里有废品了,他乐得眉开眼笑。

放学后,正是大齐大干一场的机会。他不再跟同学们一起玩耍,甚至有意躲开他们。每天回家,他都要多绕一条路,一条大街,就为了多捡些废品。当然,大齐是不会把这些废品带回家的。老爸老妈肯定不同意,会坚决制止他的行为。他还要避开邻居,一旦被邻居看到了,老爸老妈会在第一时间里知晓他的行为。他还留意到,小区里矮树从下面也是藏废品最好的地方。

自从大齐实施这个计划以来,他每天早出晚归。时间一长,他就有些吃不消了,无精打采,一身疲惫。有时,作业都无法完成,可大齐没有后悔,还是坚持着。大齐的行为引起了周老妈的注意。

大齐走进家门,周老妈皱紧了眉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噢,我做值日了,当然晚了。”大齐早就想好了理由。

周老妈眉头皱得更紧了,她闻到小齐身上有股异味,这股异味也许是大扫除的结果。周老妈并没有往多了想,“快去洗个澡。”

大齐笑呵呵地跑去洗澡,他为老妈没有发现秘密而高兴。

不但周老妈发现了小齐身上有异味,连同桌章添也感觉到不对劲。每当大齐走进教室,章添都不得不用手捂住了鼻子、嘴巴,夸张地瞪大眼睛,夸张地问:“大齐,你多长时间没有洗澡了?”

大齐一愣,“我昨天刚刚洗过。”
“可……可……”章添刚把手拿开,又不得不再次捂住了嘴巴和鼻子,含糊不清,“可我怎么感觉你很长时间没有洗澡了。”

“你看……”
“啊!”章添尖叫起来。她看见大齐的两个手黑糊糊的,上面散发着扑鼻的异味。

“你……你……”

她俩还真是幸运,一出大门就看到弗里博迪先生的卡车沿着大路向她们这边开过来。她们挥着手大声叫喊,弗里博迪先生停下来让她们上了车。他正要进城去买饲料。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更想坐在外面。”加妮特说。于是,两个小姑娘就爬到了卡车后面,抓着驾驶室的顶部站在那里。

这样坐车好玩极了,因为弗里博迪先生一上公路就开得快,风呼呼地迎面吹来,加妮特的辫子横着飘了起来,西特罗妮拉的刘海也像篱笆一样直立起来。她们感觉鼻子都吹得贴在脸上了,一说话声音就像被吹走了一样。

“我觉得自己就像船前面的一个什么东西。”加妮特大声叫道,“那种东西应该叫船头雕塑。”西特罗妮拉从未听说过什么船头雕塑,这也很难解释,因为要解释就得扯起嗓子来叫喊。风吼叫着,弗里博迪先生的卡车发出的声音又很大,如果嘴巴张得太大,飞得慢吞吞的甲虫就会被吹到嘴里去。

她们望着卡车像卷尺一样把丝带般的公路吞进腹中,灰蒙蒙的布莱斯维尔小镇迎面而来。它就在那里,一如往常:带着塔楼和镀金穹顶的镇政府大楼、加油站、刷着红漆的仓库,还有晾衣绳上飘着衣服的埃尔森太太的黄色住宅。那些衣服又肥又大,因为埃尔森夫妇都是大胖子。大夫家的女儿奥珀尔·克莱德正在她家房前的人行道上拍球,小格茨用儿童拖车拖着他的小狗。加妮特和西特罗妮拉坐车经过时,得意扬扬地朝他们挥了挥手。

弗里博迪先生在农业局门口停下车来。卡车吭吭地发出一两声刺耳的声音,然后静了下来。女孩们跳下车。

“你们两个小姑娘怎么回家呢?”弗里博迪先生问道。

“哦,我们可能会走回去。”加妮特回答。“或者搭谁的车。”西特罗妮拉满怀期望地补充道。

她们向地道了谢,沿着大街往前走,走过了铁匠铺、药店和邮局。邮局橱窗上贴着一张告示,告示上写着:“大河谷女士们的年度野餐盛会将于下周日举行。期待您的到来,欢迎大家光临!”看着这个告示,加妮特咯咯笑了起来,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帮长着下巴的家伙穿着裙子在树下吃三明治的样子。她当然知道“大河谷女士们”指的只是住在大河谷这个地方的女士们,不过这听起来好像是说这些女士长着大颌骨。

她们沿街继续往前走,走过一家满是草帽和工装裤的商店,一家鞋店和“甜品商店”。这家甜品店里的机械钢琴发出的声音难极了,就像是在嗡嗡响的锅炉工厂里演奏手摇风琴。

短篇小说



棕熊的树

□许廷旺

大齐把手洗干净,又回到教室。可章添一点儿不能原谅大齐,大齐的手虽然干净了,可大齐身上老是有股异味,她不得不用两个棉花球堵住了鼻孔。

“天啊,我总算可以喘口气了。”章添长长地叹了口气。

大齐一脸委屈的样子,可他的心里却没有不高兴。

下了课,大齐照样去捡废品。校园里的废品是有限的,很多时候,大齐都空手而归,这可打击不了大齐。

远远的,大齐看见一个一年级的小男生正喝着饮料。瓶里的饮料没有多少了,很快就喝完了。大齐走了过去,不远不近地跟着小男生。小男生好像不想喝饮料了,把瓶子放在一边,与大家做起了游戏。

大齐真想走过去,拿起瓶子。他摇了摇头,耐心地等待着。他以为小男生能很快喝完饮料,可没有想到,整整一个课间过去了,小男生也没有动饮料的想法。

上课铃响了,小男生向教室走去。大齐弯腰拿起瓶子。小男生看见了,一阵风似的跑了过来,“你别动,这是我的。”

大齐僵在那里,脸上难堪极了。不过,下了课,大齐又早早地来到这里,他舍不得那个瓶子。那个瓶子像千千万万个瓶子一样,是大齐的目标。

小男生跑了出来,他手里仍拿着半瓶饮料。大齐目光落到瓶子上。小男生似乎看出了什么,“你想喝饮料吗?它很好喝的。”

“不不不……”大齐连连摆手。

“那你为什么总看我的瓶子?”小男生一脸疑惑。

“我要……要这个瓶子。”大齐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要瓶子干什么?”小男生奇怪地打量着大齐。

“我……我想……我想给它买棵树。”大齐语

伦次地说,“棕熊很孤独,它需要一棵树。”

小男生眨眨眼,他没有听明白,“你能不能讲清楚些。”

“好吧……”大齐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真的?”小男生一脸佩服,一脸郑重,“我要帮你,帮你一起积攒废品。”

大齐没有想到他的行动竟然得到了别人的帮助,而且是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

小男生果然没有食言,第二天他带了一堆瓶子,交给了大齐。

“我替棕熊谢谢你!”
“不用谢。”小男生一本正经地说,“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大齐隔上几天,就把废品卖掉。收废品的是一位阿姨,大齐第一次卖废品,就引起了阿姨的注意。大齐是来这里卖废品年龄最小的,一来二去,就引起了阿姨的注意。

“小朋友,这些废品都是你积攒的?”阿姨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些废品来自不同的地方,而且种类繁多。她不得不多看大齐两眼,大齐绝不像为生活所困的孩子。看来,在大齐身上一定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他去捡废品,或是为了一个很好的玩具,或是赔同学一个足球,或是为暑期远游提前做准备……

“你一定有重要事情,能告诉我吗?”

大齐看看阿姨,“你能替我保密吗?”得到阿姨的肯定,大齐才把那个计划告诉了阿姨。阿姨听了很感动,每次大齐来卖废品时,她都很照顾大齐,而且还要多给大齐一些钱。

大齐卖废品积攒下的钱越来越多,已经有100元了。他跑到附近林场的苗圃,问过那里的工作人员,买一棵成年大树至少需要200元。大齐盘算着,再有一个月,他就能凑够了。那时候,正好是秋天,也是树最容易成活的季节。到时,棕熊就有一棵大树了,它就不再孤独了。

大齐离成功越来越近时,他的麻烦也越来越多。

章添提出来不再与大齐同桌了,她无法忍受大齐身上的异味。

“章添,我不是故意的。我……我……”大齐吞吞吐吐,“再过一段时间,我就……”

“啊!”章添不等大齐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你还要过上一段时间?为什么不现在呢?噢,我知道了,你明明在气我!”

大齐一看要坏事,连连摆手,“不是的,不是的……我确实有困难。”

“哼,你真会强词夺理,给别人制造麻烦,还说自己有困难。”章添不再听大齐辩解,跑去找司马老师了。大齐一看不好,一转身跑出了教室。直到上课铃响过了,大齐才最后一个进入教室。章添狠狠地瞪了大齐一眼,“哼,大齐,我警告你,再

给你一次机会,否则,我真要告诉司马老师。”

“能不能给我两次机会,不!”大齐马上改口道,“再给我10次机会,行不行?”

“好啊,你得寸进尺,呜呜呜……”章添气哭了,“司马老师不会放过你的!”

大齐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章添再看到大齐时,总是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好像不认识了。大齐呢,每次走进教室时,总是有意打扮一番,无非是把手洗干净,掸去身上的尘土……大齐想好了,尽量不为难章添。

其实,不光章添闻出大齐身上总有股异味,其他同学也闻出来了,他们不明白,大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一忍再忍,可大齐呢,没有任何察觉不说,还变得有恃无恐。就在大家一起准备声讨大齐时,事情出现了转机,他们从司马老师那里知道了事情的起因。于是大家一起行动,暗中支持大齐。

就在大家理解了大齐时,大齐却遇到了最大的麻烦。这个最大的麻烦不是别人,而是周老妈。

大齐每次走进家门,就会遇到一脸严肃的周老妈,“你不会又去做值日了吧?我不明白,别人不做值日,为什么你总做值日呢?”大齐再也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搪塞老妈了,他一头扎进屋里。

周老妈没有想到大齐对她的话置若罔闻,大齐照样晚回来,身上照样有股臭乎乎的异味。这些周老妈都能容忍,可让她无法容忍的是,大齐的月考成绩竟然滑落到60分,这是从没有过的。

“大齐,这怎么解释?”周老妈指着卷子问大齐。

大齐无话可说。

这段时间,大齐为了捡废品,确实忽视了学习。他决定,从明天开始,他暂时不去捡废品了。第二天走出家门,他眼前老是晃动着棕熊孤独的身影,他不由自主地又向垃圾箱走去。周老妈的警告被大齐抛到了九霄云外。

大齐一直没有改变的意思,周老妈决定找他谈谈。周老妈推开门时,吓了一跳,大齐竟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是的,几个月来,大齐早走晚归。晚上写作业,总感觉两个眼皮在打架,看什么都模模糊糊。大齐告诉自己,坚持!坚持!只要再坚持十几天,他就可以凑够那些钱了,他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写作业了,再也不与章添闹矛盾了,再也不让老妈操心了。他想得很好,可眼皮却不争气,又沉沉地合上了。

周老妈的火气“腾”地蹿了上来,她刚想发作,猛然发现,大齐黑了,瘦了。几个月来,她竟然没有发现。她是个粗心的妈妈。周老妈心疼地把大齐抱上床。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大齐变化为什么这么大?

周老妈特意去了一趟学校,当周老妈知道大齐的秘密后,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这孩子,有困难为什么不对我们说呢?”周老妈后悔不迭。
“大齐是在用他的劳动帮助棕熊。”司马老师能理解大齐,“他不希望大人插手这件事。我们要理解大齐的一片苦心。”

周老妈点点头,她尊重大齐的选择。

又是双休日,大齐吃过饭,匆匆下楼了。今天,他要卖掉所有的废品,然后去林场买一棵成年的大树。他向林场的工作人员打听过,棕熊最喜欢五角枫了。想到棕熊不再孤独了,在五角枫上爬上爬下快活的样子,大齐开心地笑了。

大齐来到水泥管时,大吃一惊,水泥管里空空如也。大齐记得清清楚楚,他明明把废品放在这里了,怎么就没了?会不会是放错了?大齐找遍了所有的水泥管,很遗憾,废品确实不翼而飞。大

齐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大齐心里一惊,直奔小区。大齐来到小区时,破涕而笑。废品突然间多了很多,好像是水泥管那里的废品都转移到这里了。

大齐整整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才卖掉了所有的废品。当阿姨如数地把钱付给大齐时,大齐眼前一亮,他终于凑够了买一棵五角枫的钱。大齐一蹦三尺高,“太好了,我终于可以买棵树了!”

“祝贺你,大齐!”
“谢谢你!阿姨。”大齐转身向苗圃跑去。

大齐轻车熟路来到苗圃,找到工作人员,“叔叔,我买一棵五角枫。”大齐把一堆钱放到柜台上。

“你真买树?”工作人员惊讶地看着大齐。他认识大齐,大齐曾多次跑来打听树的价格。在他眼里,大齐是个喜欢树木的孩子。至于买树,那一定是大齐一时心血来潮。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大齐是认真的,而且确实要买一棵大树——五角枫。

“你为什么买树呢?”工作人员上上下下打量着大齐,“把树栽在什么地方呢?”

“我要把树栽在动物园的棕熊山上……”大齐滔滔不绝地讲着,“棕熊就再也不会孤独了!”

“原来是这样!”工作人员轻轻地叹道。

工作人员的目光又落到那堆零钱上,每张纸币上都沾满了汗渍。

“这是你挣来的钱?能说说吗?”

“我每天都去捡废品……”大齐像讲故事一样讲起自己的经历,“为了捡废品,妈妈不高兴,同桌章添不高兴,还有很多人不高兴……我影响了他们。现在好了,我终于可以不影响他们了。”

工作人员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他的眼角湿乎乎的。

“好了,现在可以卖给我树了吧。”大齐很自豪地说。

“可……可……”工作人员为难了,“我们的树涨价了。”

“啊?”大齐以为听错了,“明明说好是200元的,为什么又要涨价呢?”

“噢,那是春天的价钱。现在秋天了,大树又长了一年,自然价格就上涨了。”工作人员解释道,“不过,你别着急,我去找经理,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他会答应你的!”

“不用找了!”

不知什么时候,两人身后出现了一位老人。他就是苗圃的经理。大齐的谈话他全都听见了。他决定破例卖给大齐一棵树。

“我替棕熊谢谢爷爷!”

大齐一抬头,看见远处来了一些人,仔细一看,竟然是老爸老妈,还有司马老师、李晓果,人群中还有章添。

“你们……你们……”大齐说不出话来。

“我们当然是来帮你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动物园里热闹极了。一辆大卡车运来两棵又高又大的五角枫。动物园园长正在主持一个特殊的仪式——在棕熊山上栽下两棵大树。园长还讲了这两棵大树的来历。游人听了大齐的事迹后,啧啧称赞。

大齐呢,正与同学们躲在人群里,观察着棕熊呢。

棕熊看到两棵大树,高兴坏了,立刻爬了上去。它一边爬,一边吼叫着。棕熊的吼声传出很远。

“大齐,棕熊在感谢你呢!”

“不,它是在说,它高兴了,它不孤独了。”大齐开心地说。

(插图:吴臣)

书 摘

图书馆历险记

□【美】伊丽莎白·恩赖特 著 贾磊译

扭的声音,紧跟着是砰的一声闷响。

在这里看书的人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兴趣来找书,老太太寻找有关钩针编织的书,而男孩子们想看有关联邦特工的小说。有一会儿,雨水打在两个女孩儿旁边的窗子上,但她们几乎没有觉察到。加妮特的心思跑到了千万里之外的白海豹科蒂克身上——它正游弋在宽阔的海面,找寻着它的家族可以生存的安全岛;而西特罗妮拉则置身于一个由一百盏枝形吊灯照亮的舞厅里,这里到处都是身着晚礼服的美丽女士和英俊的先生。

加妮特看完了《白海豹》,又开始看《大象们的图麦》。看了一会儿,她抬眼看,伸了个懒腰。“哎呀,这里真是安静。”她小声道,“我想天可能已经很晚了。”

“噢,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不长。”西特罗妮拉不耐烦地说。她刚看到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奥尔佳公爵夫人正被人用绳子从悬崖上放下来,麻烦的是抓着绳子的人并不喜欢奥尔佳公爵夫人,他正打算随时让她坠下悬崖。西特罗妮拉觉得这个故事会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但她还吃不准。

当加妮特又看了一遍《里克·蒂克-塔伟》这个故事的时候,奥尔佳公爵夫人早就在前面几页中被人营救了,并安全地回到了舞厅中。这时,天色开始暗了下来。

“‘心怀不测’是什么意思?”西特罗妮拉问,但加妮特并不回答。

“哎,这里真安静呀。”她接着说,“我过去问问彭特兰小姐现在几点。”说着她消失在书橱后。

“加妮特!”一会儿就听到了她在大声嚷嚷,“彭特兰小姐已经走了!大家都走了!”

加妮特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没错,这里已经空无一人了。她们跑到门口,但门已经牢牢地锁住了。后门也上了锁。那些沉重的玻璃窗已经多年没有打开过了,它们牢牢地嵌进窗框里,就像用水泥封上了一样,是不可能打开了。

“晚安吧!”西特罗妮拉哼哼唧唧地说道,“我们被锁在里面了!”她已经快要掉泪了。不过,加妮特却感到既开心又兴奋。

“西特罗妮拉,”她郑重其事地说,“这是一次历险呀!这种事情只会书里的人物身上发生,我

们要把我们亲历的故事讲给子孙听。我希望一整夜我们都会待在这里!”

“噢,老天!”西特罗妮拉啜泣道。她真希望自己没读过《奥尔佳公爵夫人》,那本书实在太吓人了,她现在连一点儿勇气都没有了。要是她挑了本有关寄宿学校女生那种既好看又平和的书,她现在就不会怕得要死了。她突然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吓得她都停止了哭泣。

“加妮特!”她大喊,“你知道今天星期几吗?是星期六!这说明我们要在这里待到后天,我们会饿死的!”

加妮特的兴奋劲儿一下就没影儿了。在这里待那么长时间真要命。

“我们敲敲窗户吧,”她建议道,“或许有人会过来的。”

她们用力敲着玻璃,用最大的嗓门儿喊叫着。然而,图书馆离街道还有一段距离,浓密的枫树林阻隔了她们的喊声。布莱斯维尔的人们正平静地吃着晚餐,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

暮色渐渐洒落到了图书馆里,书橱显得高大威严,墙上的画也显得十分严肃,那是两幅钢板画——《拿破仑在厄尔巴岛》和《华盛顿横越德拉瓦河》。

图书馆里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灯。这里虽然有煤气灯,但加妮特和西特罗妮拉连一根火柴都找不到。她们在彭特兰小姐的书桌上翻了个遍,但那里面净是些档案卡、橡皮图章、橡皮筋和缠绕整齐的小线团之类无用的东西。

西特罗妮拉一眼就看到了放在分类架上的一块巧克力。

“有了这个,我们暂时不会饿死了。”她说,情绪稍稍好转了一些,接着又问,“如果我们把它吃了,我觉得彭特兰小姐是不会怪我们的,你说呢?”

“我们出去以后再给她买一块就是了。”加妮特说。就这样,她们把巧克力一分两半,站在离街道最近的窗儿垂头丧气地嚼了起来。

暮色更浓了。

“那是谁?”加妮特突然大叫一声。她们看见一个小小的人影在通往图书馆的水泥人行道上慢慢地向这边走来,这个人像是一直猫着腰。

西特罗妮拉高兴地砰砰敲着窗户。“那是奥珀尔·克莱德在拍球。”她说道,“快喊,加妮特!大声喊,使劲敲!”

两人又喊又敲,奥珀尔胆怯地瞄了一眼这扇黑糊糊的窗户,沿着小路一溜烟儿跑得没影儿了,根本没就敢靠近看看是谁在喊大叫。

“你觉得她会去喊人吗?”西特罗妮拉急切地问道。

“噢,她一定觉得这里在闹鬼。”加妮特板着脸说,“要是她真这么想,可能没人会相信她的。”

她们满怀希望地张望着。整个布莱斯维尔镇的街灯突然亮了,但是只有微弱的光线透过浓密的枫叶照了过来。两个女孩儿能够听到汽车来来往往的声音,还能隐隐约约听到孩子们在后院玩耍的叫喊声,两人又敲又喊,嗓子都喊哑了,手指关节也酸疼了,但就是没有人来。

过了一会儿,她们觉得这是在做无用功,就停下了下来回到窗边的座位上。

图书馆里已是漆黑一片,四处影影绰绰,既奇怪又陌生。夜幕降临后,这里就像醒了过来,有了呼吸,伺机等待着什么。哪里传来微弱的嘎吱嘎吱、刷刷啦啦的声音,还有老鼠窜来窜去的声响。

“我不喜欢这儿。”西特罗妮拉悄声说,“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儿。我会给自己的声音吓着,我都不敢大声说话。”

“我也不喜欢这儿。”加妮特嘟囔着,“我觉得所有的书都像是活了过来,在听我们说话。”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家里人不过来找我们。”西特罗妮拉说。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哪儿,这就是原因!”加妮特回答,“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我们进了城,我们也没告诉弗里博迪先生我们要来图书馆。”

“我真希望我永远不要去念书了。”西特罗妮拉叹了口气,“我希望自己是种动物,这样就没必要接受教育。”

“做只豹子兴许挺有意思。”加妮特同意道,“或者就做只袋鼠,要不就做只猴子。”

“做只猪也成。”西特罗妮拉说,“一只没有危险、开开心心的猪,和家人一起睡在自己的猪圈里该有多好!”

“要做就做一只从来没有见过图书馆,连‘猪肉’两个字都不会写的猪。”加妮特补充道,随后咯咯笑了起来。

西特罗妮拉也咯咯笑起来,这一笑两人都感觉好多了。

(选自《银顶针的夏天》,伊丽莎白·恩赖特著,贾磊译,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